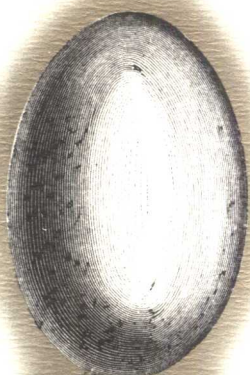


哲学书简



曼陀罗

译丛

(俄) 恰达耶夫 / 著

刘文飞 / 译

④

作家出版社

59

曼陀罗
译丛

05
10
01

哲学书简

林贤治主编

(俄) 恰达耶夫 / 著

刘文飞 / 译

作家出版社

— 1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哲学书简/(俄)恰达耶夫著;刘文飞译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1998. 3

(曼陀罗译丛)

ISBN 7-5063-1331-6

I. 哲… II. ①恰…②刘… III. 恰达耶夫, П. Я.
(1794~1856) - 著作 IV. B512.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6328 号

哲学书简

作者: [俄] 恰达耶夫

译者: 刘文飞

责任编辑: 懿 翎

装帧设计: 吴 勇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二二〇七工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155 千

印张: 7.75

插页: 4

印数: 00000-8000

版次: 199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331-6/I·1312

定价: 13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《曼陀罗译丛》总序

林贤治

说到翻译，自然会想起鲁迅。

作为现代翻译的前驱者，鲁迅最注重的无疑是精神，是思想的破坏和建设。他翻译社会科学书籍，犹如“盗天火”，虽然本意在“煮自己的肉”，可是黑暗中毕竟留下了令人瞩目的火光；用他的另一个比喻来说，亦即所谓“偷运军火”罢？至于文学作品，所译除了俄国，几乎全属被压迫的弱小的民族；选择的作家，也都偏重不大著名或竟是无名的，甚至有意避开“大师”——事实上，贩卖“大师”者大有人在。他走着自以为“最平正的道路”，用文艺来沟通人类，使彼此不隔膜，相关心。他提倡“硬译”，简直唱独角戏，恐怕至今仍然逃不掉博雅之士的讥诮，而以为愚拙。然而，他的目的，正在于拿来救治中国人的思维和文法的贫乏。思虑是更广远

的。

战争,运动,大半个世纪已然过去,可谓世易时移了。今天,除了一些必须的禁忌以外,好像一切都变得“商品化”起来,其中包括文学翻译。一部古典名著,同时衍生出十几个译本;重译未尝不好,无奈粗劣得可以。严肃一点的著作无人问津,而色情,暴力,迷信,却蒙了众多洋人的脸谱,日见挤轧于书肆。细究起来,这也原不足怪的。正如火药,有用以开路者,有用以搏击者,但也有用做爆竹,放焰火者。同为翻译,相去又何止十万八千里!

有时候便想:鲁迅当年开的路,究是个人走的呢,抑且给后人走的呢?他如此说过: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”在先先生的足迹之后,至今到底有多少人在走?这就不免教人生疑了。

在有限的接触中,知道了居然还有那么几个人,在各自做着寂寞的译事,心里的感动是难以言说的。中国当代散文的路子本来不宽,这几年更见其窄,原因盖在于众多的目光都盯在“纯文学”上面。80年代中期,汹涌一时的社会思想开始退潮,相当大批的作家和批评家陆续宣告回到“专业”里去,唯恐“思想”这东西,最终危及“文体”的正宗地位。于是,美学标准变得至高无上。其实,对于知识分子作家来说,只有当他因广泛的社会关怀而获致多方面的刺激,其自主的开放的思想意识,才需要有相应的多样体裁、技法和风格。任何创造都是一种抗争。在这里,与激情相伴随的不驯的思想永远居于首位,因为只有它,才可以使作家的知识

分子角色得以保持而不致丧失。在此之前,我们简直没有权利奢言艺术的纯洁性。至于思想,本身即具有强大的审美冲击力。真正的美学,是思想的对象化;由于思想对艺术的渗入,从而激发内在生命从脑到心的无比丰沛的交流。我不懂弄翻译,不能作章句的推敲;但是,凭着普通中国人的良知,我能确切地感知这些零散的译稿的价值所在,它们不是一般的文学定义所能范围的。这样也就不惮鄙陋,自动承担起邀约,催促,收集,以及联系出版之类的事情来。就算是我同另一位朋友一起做《散文与人》时许下的初衷未改:做一个“拾柴人”。只要有火燃着,——这就是私下所愿望的。

作为一套译丛,而终未以火命名者,盖因另外的一套文丛经由我手已先有了一个我喜欢的名字:“曼陀罗”。心想:就让它们作为姊妹书一样出来吧。

1997年1月

《曼陀罗译丛》总序·····	1
《哲学书简》:俄国思想分野的开端(译序)	
·····	7

I.《哲学书简》

目 录

第一封信·····	29
第二封信·····	55
第三封信·····	74
第四封信·····	89
第五封信·····	104
第六封信·····	122
第七封信·····	156
第八封信·····	183

II. 疯人的辩护

疯人的辩护·····	193
附 1: 恰达耶夫与普希金的通信 ·····	215
恰达耶夫致普希金(1829 年 3—4 月) ···	
·····	215
普希金致恰达耶夫(1831 年 1 月 2 日) ···	
·····	217
恰达耶夫致普希金(1831 年 6 月 17 日)	
·····	217
普希金致恰达耶夫(1831 年 7 月 6 日) ···	
·····	219

恰达耶夫致普希金(1831年7月7日)	
.....	221
恰达耶夫致普希金(1831年9月18日)	
.....	222
恰达耶夫致普希金(1836年5月上半月)	
.....	228
普希金致恰达耶夫(1836年10月19日)	
.....	229
附2:普希金致恰达耶夫的诗	233
致恰达耶夫(1818)	233
题恰达耶夫肖像(1818—1820)	234
致恰达耶夫(1821)	235
致恰达耶夫(1824)	239

《哲学书简》：俄国思想分野的开端(译序)

刘文飞

流动讲坛上的教师

熟悉俄国文学的人,也许对恰达耶夫这个名字并不十分地陌生,因为,普希金的诗作《致恰达耶夫》曾为人们所广为传诵。彼得·雅科夫列维奇·恰达耶夫(1794—1856)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,父母早亡,他由姨妈和舅舅抚养成人,曾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数年,后进入俄国近卫军,参加了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,表现英勇,战后,却令人意外地离开了军队。他曾与十二月党人接近,但觉得与他们的思想和理想也有一定的距离。1823—1826年,恰达耶夫去西欧各国游历,西欧和俄国的对比,使恰达耶夫的思想受到震荡,归国后他幽居数年,一直处在沉思之中。此后,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

莫斯科的各种沙龙中,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的哲学、宗教观点,对俄国的历史和现实作出评判,向人们描绘着理想的未来社会,引起了知识界和上层社会的广泛关注。与此同时,他的书信、手稿等等也为人们所争相传阅。在当时,恰达耶夫的一言一行,都会成为社会的话题,他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,俄国诗人维亚泽姆斯基曾称恰达耶夫为“流动讲坛上的教师”(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с подвижной кафедры)。

每一民族都需要自己的思想家,无论它处在其发展的何一阶段,无论这一民族的精神天性是怎样的。恰达耶夫曾在《哲学书简》的第一封信中写道:“人民群众服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定的力量。他们自己并不思考;他们中间有一定数量的思想家,这些思想家替他们思考,给民族的集体理智以冲击,并推着民族前行。在少数人进行思考的时候,其它的人在感受,其结果,便实现了共同的运动。”在第二封信中,他又写道:“问题在于,各民族在人类之中的意义,是由其精神上的强大所决定的,各民族引起的关注,取决于其在世界上的精神影响,而不取决于其发出的喧嚣。”可见,深刻的思想和深刻的思想家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何等地重要!在俄国思想史上,恰达耶夫恰是最早一批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家之一,在恰达耶夫之前,专门对俄国的历史、使命和民族性等进行思考的人并不多,而在他之后,这样的思想家及其成果却不断涌现。当然,这与恰达耶夫所处的时代有关,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,许多欧洲思想家、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对文明的历史、人

类的使命等等的思考；而在俄国，在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之后，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，随之而来的，便是对民族的特性及其地位和使命的认识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，恰达耶夫的《哲学书简》是俄国民族意识觉醒过程中的产物，但反过来，这一著作又进一步促进了这一觉醒过程的深化。恰达耶夫及其《哲学书简》对于俄国文化的意义，并不仅仅在于他/它的观点、他/它的结论，而在于他/它较早地向人们展示出了思想的力量和意义，使俄国初步具有了自省意识、批判精神和思辨传统。而这，正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之于其民族和国家的意义。

恰达耶夫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力量，还体现在他对同时代人巨大的影响上。有人说，他甚至“赢得了敌人的尊敬”。比如，作为其论敌之一的斯拉夫派代表人物霍米亚科夫曾言：恰达耶夫的敌人似乎更看重他，他不是文学家，不是哲学家，也不是政治家，而是这一切的统一，因为他在思想沉睡的时候出面唤醒了众人。俄国诗人丘特切夫也曾说：“恰达耶夫是他最少赞同的人，同时却是他最多热爱的人。”普列汉诺夫在谈到恰达耶夫的时候说：“恰达耶夫以一封《哲学书简》为我们思想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，远远地超出了一位勤勉的俄国研究家依据‘地方统计数据’完成的数立方俄丈的著作，远远地超出了杂文‘流派’一位敏捷的社会学家所做的一切。”（《普列汉诺夫二十四卷集》第10卷第135—136页）

哲学和宗教的结合

《哲学书简》由八封信组成,这些书信写于1828—1830年间,是写给一位名叫叶卡捷琳娜·德米特利耶夫娜·潘诺娃的夫人的,她是莫斯科一个沙龙中的女主人。在恰达耶夫写作后几封信时,他与那位夫人的书信往来已经中止了,所以,恰达耶夫心目中的收信人,自然不止潘诺娃夫人一人,而甚至是所有的俄罗斯人,所有的后来人。在这些书信中,只有第一封在恰达耶夫生前发表过。

普希金在致恰达耶夫的一封信(1831年7月6日)中,曾提及恰达耶夫的“整个作品没有谋篇和布局”,当然,普希金也意识到,这是书信,“这种形式更有权利走笔随意和从容”。恰达耶夫自己也曾多处谈到其作品的“不足”,如在第七封信中,他写道:“将这些书信付印,我们也许应该请求读者迁就其文体上的弱点乃至错误。”“我毫不怀疑,如果这些书信偶然地面世了,人们一定会指责它们的悖论。”然而,通读完这些书信,不难看出,它们已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,它们中间贯穿有严密的逻辑线索。

在第一封信中,作者要“谈谈我们的国家”,弄清它的历史及其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,同时,也追溯了宗教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。第二至第五封信所探讨的都是宗教的意义和力量。第二封信论证,人需要过精神的

生活。第三封信论证,人的理性应当服从于最高的理性。第四封信论证,精神世界是不可度量的,无限构成了造物主的神性。第五封信论证,万物之中存在着绝对的统一,这便是上帝与其选中的人的第一次交谈,人类理性的真正来源,就是代代相传的关于这次交谈的记忆。将这一切结合起来,恰达耶夫旨在证明,宗教尤其是天主教,包含着哲学、历史和科学,历史和科学不过是宗教哲学的组成部分,宗教具有巨大的认知能力和改造能力,人类的进步只可能存在于这样一种宗教前提下的统一之中,俄国的进步自然也不例外。在第六、第七封信中,作者对欧洲的历史进行了考察,站在宗教的立场上,对摩西、大卫、穆罕默德、苏格拉底、马可·奥勒留、柏拉图、亚里斯多德、荷马等历史人物作了评说,对古希腊罗马时代、文艺复兴时代、宗教改革运动,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,而对宗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却评价甚高,认为它保持了精神的生活,维护了欧洲的统一。第八封信具有总结意味,认为基督教的生活是人类真正的生活,至高理性光照下的精神统一是整个人类未来的方向。

作为一位唯心主义的宗教哲学家,恰达耶夫深受德国哲学家谢林的影响。1825年,恰达耶夫曾与谢林在卡尔斯巴德(今捷克城市卡罗维发利)相见,作过长谈,恰达耶夫很敬佩谢林,谢林也很欣赏恰达耶夫,后来曾称后者为“他所认识的人当中最聪明的人”。后来,他们还有过许多通信。无论是谢林早期那种主张主体和客体、思维和存在融合为一的“同一哲学”,还是

他后期那种主张世界源于上帝、又归于上帝的“天启哲学”，对恰达耶夫都深有影响。1832年，恰达耶夫在致谢林的一封信中写道，“哲学与宗教结合的伟大思想”，是他“精神活动的灯塔和目的”：“我存在的全部兴趣、我理性的全部求知欲，都为这唯一的思想所包容了；随着思考的深入，我愈发坚信，人类的主要兴趣就包含在这一思想之中。”这段话对于理解《哲学书简》是非常重要的。可以说，恰达耶夫从对俄国现实的观察入手，追溯至俄国的历史，认为俄国落后的现实，是由其历史所造成的；对俄国历史的反思，使他步入了宗教范畴，认为欲解决俄国所面临的种种问题，只有借助宗教的影响和力量；对宗教及其作用的认识，则使他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，他在宗教之中看到了“最初的推力”和“普遍的规律”，而追求与“绝对理性”和“至高思想”的接近，就是个人和整个人类的使命。在“宗教与哲学的结合”中，恰达耶夫看出了、同时也向当时的人们指出了俄国和世界的未来。

爱祖国与爱真理

《哲学书简》中的第一封信于1836年9月底在《望远镜》杂志上刊出后，引起轩然大波。恰达耶夫的外甥日哈列夫（М. Жихарев）后来曾在关于恰达耶夫的传记中不无夸张地写道：“自俄国人开始了写作和阅读以来，自俄国有了书籍业和识字活动以来，无论此前还

是此后,还没有过任何一件文学的或学术的事件(甚至包括普希金的去世在内)曾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和如此广泛的作用,曾传播得如此之迅速,如此之热闹。将近一个月,在整个莫斯科,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在谈论‘恰达耶夫的书’和‘恰达耶夫事件’。”然而,这些“反响”却主要是反面的。许多读者被激怒了,作者被斥为俄罗斯的“敌人”和“叛徒”,莫斯科大学的学生致信书刊检查委员会,宣称准备拿起武器来捍卫俄国的荣誉。10月19日,俄国书刊检查总局召开会议,专门讨论这篇文章及其产生的影响;三天之后,甚至连沙皇本人也出面干预了,他颁布了一道谕旨,称其已读该文,认为它“是一个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”,并下令关闭《望远镜》杂志,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。《哲学书简》的作者被官方宣布为疯子,官方派出的医生每天去给恰达耶夫“治病”,当时的一位作家亚力山大·屠格涅夫曾在致诗人维亚泽姆斯基的一封信中忧心忡忡地写道:“医生每天去看恰达耶夫,恰达耶夫每天都足不出户。我真担心,他的神经真的会错乱的。”恰达耶夫被宣布为“疯人”,就是因为,他对俄国的一切进行了空前严厉的批评。请读一读恰达耶夫在那封信中关于俄国所说的话:

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,然后是愚蠢的蒙昧,接下来是残暴的、凌辱的异族统治,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为我们本民族的当权者所继承了,——这便是我们的青春可悲的历史。……它除了残暴以外

没有兴起过任何东西,除了奴役以外没有温暖过任何东西。在它的传说中,既没有迷人的回忆,也没有为人民所怀念的优美形象,更没有强大的教益。请看——我们所经历过的所有年代,看一看我们所占据的所有空间吧,——您找不到一段美好的回忆,找不到一座可敬的纪念碑,它可以庄严地向您叙述往事,它可以在您的面前生动地、如画地重现往昔。我们仅仅生活在界限非常狭隘的现在,没有过去和未来,置身于僵死的停滞。

我们没有历史的经验;一代代人、一个个世纪逝去了,却对我们毫无裨益。看一眼我们,便可以说,人类的普遍规律并不适用于我们。我们是世界上孤独的人们,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,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;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,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,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,都被我们所歪曲了。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,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;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,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;我们的环境中,没有出现过伟大的真理;我们不愿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,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,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。

我们在成长,可我们不能成熟:我们在向前运动,可我们却沿着一条曲线,也就是说,在走着一条到不了终点的路线。我们就像那些没有学会